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蜃樓外史 第三十回 勝敵兵全虧妙計 奏凱歌空憶美人

耀千軍萬馬，耀千軍萬馬，兵力堪誇。勁旅當先，謀臣隨駕，將士一般勇健，任你奇形不怕。發奇猷兵不厭詐，從今日橫行天下。可知道心坎中，還有美人記掛。只可歎空思想，依然鴛鴦。

話說金砂門同銀砂門兩個見已中計，知道不妙，急欲率兵退出。哪裡禁得起那些鐵弩均有毒藥淬上，而且均望兵士的眼目及馬項上的懸肉射來。不到一回工夫，軍馬已倒了無數。金砂門驚慌之際，還待著自己坐騎厲害，欲同銀砂門拼力衝殺出去，不期剛一轉念，自己的坐騎眼目中已經中了一弩，但聽得嘶嚶嚶一聲大叫，坐騎突然倒地，把個金砂門直掀下來。銀砂門急欲過來救時，嗖地一聲，自己腕上也中了一弩，馬匹亦已著傷。想要拼命逃出，不期兩邊的埋伏兵丁一齊殺出，王伯超又揮兵殺到面前，只得忍痛力戰。戰了一會，腕上藥弩的藥性已經發作，只覺得眼前烏黑，頓時跌倒，早有兵丁等上前縛住。金砂門正在力戰之際，見銀砂門被擒，況自己的馬匹已倒，知道萬難殺出重圍。恐怕也被擒縛，反要受辱，因此把心一橫，將那獨腳銅人照著自己的頭顱上用力一擊，頓時鮮血直冒，跌倒於地，一命嗚呼。軍士等也就把他的首級割下。此時他手下的兵丁，三停中已經折了二停，就剩幾個兇悍的還在那裡拼命戀戰。忽見主將一個被擒一個自盡，愈覺驚得心慌意亂，不到一刻工夫，死的死擒的擒，已經乾乾淨淨。王伯超見了大喜，即命手下牙將把那活擒的兵丁及銀砂門解回關去，聽候大王發落，一面帶領各將殺出蘆葦而來。這且慢表。

再說童剪等五人率領步兵爬山越嶺地盤抄過去，到哈迷國的大營時，恰巧天色黎明，遠遠一望，見他們的兵丁雖已出隊，卻相離不遠，且營中還有兵卒在彼看守，只得暫為等待，遣人前去打探。直等到他國兵丁已至戰場，便率眾突然殺出，將他營守兵盡行殺死，即四面放起火來。然後悄悄領兵從哈迷國王大隊的後面，出其不意地直殺入去。那五個人何等厲害！那些兵丁撞著的便亡，碰著的就死。哈迷國王卻沒有防備，欲要揮兵回戰，不期前面杜遷等五個人又領兵吶喊連天地殺到，將眾軍如切菜一般地砍殺。又有小軍稟報說大營起火，哈迷國王回頭一看，果見自己營內烈焰飛騰，沖天而起。這個時候哈迷國王顧前不能，顧後不得，正要想分兵前後迎敵，以待元帥得勝回來救應，不期又有軍士趕到馬前稟道：「不好了，元帥追趕敵兵下去中了詭計，被他們團團圍住，馬隊已經傷折不少了，請大王速發兵救應。」哈迷國王不聽猶可，一聽時只急得魂不附體，幾乎墜馬，仰天大叫道：「罷了罷了！今日乃天喪我也！」說畢便拍馬望斜裡奔已走。眾將見國王走，均各無心戀戰，棄了眾軍追上哈迷國王，保駕而行。這裡眾軍無主，更加慌亂，霎時之間戰場上已經殺得屍如山積，血流成河。跑得快的逃了性命，跑得慢的只得棄甲拋戈，跪在路旁口稱願降。此時童剪等人已與杜遷等五人合兵一處，將那些投降的軍兵一齊反剪了，著令偏將解進關中報功，一面督兵追殺逃走的兵將，這且慢表。

再說哈迷王奔逃之際，見手下將士陸續趕來，心稍覺寬慰。正要覓路回國，不期剛一轉灣，忽聽得喊聲大起，迎面突有一彪軍衝到攔住去路。為首一將坐馬搖刀，大喝道：「哈迷王你今日中了我家大王妙計，又走到本帥這裡來送死，還想逃到哪裡去？快快下馬受縛，饒你一死。」哈迷王抬頭一看，卻是王伯超，不覺大驚，也不敢交鋒，只命眾將上前迎住，撥轉馬頭便走。心中倒有些不解，怎麼會得遇見這廝？遂定睛四面一望，始知自己方才奔逃的時候慌不擇路，沒有看準方向，以致走到這裡來。只得把馬加上幾鞭，望那邊逃去。幸虧所騎的是一匹龍種，走路甚是快捷，沒有一刻工夫，已跑了十有餘里。剛欲略為歇息，招集殘兵一同回國，忽然聽得喊聲又起，前面有一隊步兵為首的上將，都是兇神惡煞一般，攔住去路。你道這一路兵卻是從哪裡來的？原來就是童剪等十弟兄，方才因欲追趕哈迷王，不期走了二十餘里的路，竟是影跡全無。只道哈迷王已經遁去，故收兵回來，那裡曉得行到半路，恰恰遇個正著。當下哈迷王見了這等威勢，心中萬分驚懼，且喜後面追兵還遠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得將佩劍拔出，拼命上前來鬥十將。這十將軍何等厲害，哈迷王豈是他們敵手？戰了三個合，已是筋疲力盡，只得揀個空處用力將馬一夾，潑刺刺地向前逃去。這十將哪裡肯放，便也緊緊地追來。只把個哈迷王追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。追有三十里之遙，哈迷王所騎的究竟是匹海馬，所以相離尚遠，正在躊躇之間，忽聽得前面水聲潺潺，猛然想著道好了，前面已是大海，孤家可以有命了。便又將馬加上幾鞭，直至海邊，方定了定神。回頭一望，見眾將已漸漸趕到，便叫聲「馬呵馬呵，孤家今日全仗你了，快快下海逃命要緊！」那馬果然通靈，聽了這幾句說話，便嘶嚶嚶地大叫了一聲，四蹄上頓放毫光，向著海面上一縱，猶如騰雲駕霧一般，直望前去。比及十將趕到，哈迷王蹤影已不知去向。大家驚疑了一回，杜遷忽然猛省道：「列位兄弟不必狐疑，俺想著了。他騎的本是海馬，所以能夠過海。如今望也無用了，不如回去繳令吧。這一陣殺得他全軍盡沒，也夠他的受用了。」眾人聽說，無可如何，只得一齊率眾回去，奏明定奪。

行至半路，卻見元帥王伯超亦追將下來。眾人便迎上前去，將哈迷王從海中逃去的說話逐一稟明。王伯超也知道海馬的能耐，只索回轉，在路又將哈迷王走錯道路，手下將官均已殺掉的話，細說一番。於是命手下掌得勝鼓，一同回關。將近到關前，黑王已經率眾下關，親自前來迎接。王伯超忙率眾將上前，俯伏塵埃，口稱千歲。黑王也即下馬扶起道：「寡人因眾卿等為國盡力，故此親自來接。那哈迷國王莫非跨海逃走了麼？」王伯超道：「誠如千歲所論，臣等罪該萬死。」黑王笑道：「眾卿等何罪之有？寡人早已料及他所騎之馬可以過海，如今既已逃去，也就罷了。即使擒來，他是一國之主，也是難處之事。諒今日片甲不回，下次定不敢再萌妄想了。眾卿等且隨寡人回關，聽候升賞。」正說之間，鐵元焦豹等已經將戰場清理舒齊，一同回轉。

黑王便命軍兵暫在關外駐紮，同著眾將回關。眾將一一報功，黑王俱命奚大忠記在功勞簿上，候再升賞。因命大排慶賀筵席，又發銀牌若干面犒賞軍兵已畢，然後復與奚大忠商議，可要發兵前去將哈迷國平滅？奚大忠知哈迷國連隔重洋，若要前前往剿，斷非三年五載可以了事。況彼國風土人情與黑國大不相同，得之亦無益處。又知黑王之意記掛新妃，必然急欲歸國，不若趁勢勸他回國的為妙。因此想定主意，啟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彼國經此大創，定不敢再萌窺伺之心。若要前去，一則路途遙遠，未免曠日持久；二則勞師費餉，即能平滅其邦，我國亦無所用。為今之計，不若留些重兵在此鎮守，大王即日班師，以慰新貴妃懸望之心。不知大王意下如何？」黑王大喜道：「卿真解人也，寡人此來不過借哈迷國之事以示威於各邦耳。今既大獲全勝，各邦諒已震恐，不歸何待？況寡人自得愛妃以來，尚未細敘歡娛，身雖在此，心實未常一刻去懷。自當早日歸國的為是。卿可即代寡人傳出令旨，明日一准班師回都。先將童剪等十將均封為無敵大將軍威武侯，留兵三萬鎮守關廂。王伯超暨焦豹、鐵元等一眾兵將，均各護駕還朝，聽候加升。」

奚大忠領了旨意，自去傳旨不提。一面黑王又傳旨與元帥王伯超，叫他即於當夜將所擒哈迷國的兵將一概梟首，懸示關上，並將所得海馬，不論死活盡行熬成油汁，帶回聽用。這個令旨一下，兵將等均是異常歡喜，各各收拾行裝，準備明日動身，當夜無話，一宿晚景不提。

到了次日黎明，王伯超已將一切兵將點齊數目，留下雄兵三萬交與童剪等十將統帶，其餘的依然排列隊伍，端候黑王起駕。不移時黑王同奚大忠騎著馬匹，出得帥府，王伯超率眾將上前接見，又有童剪等十將前來跪送。黑王吩咐了幾句小心守關的言語，便令退下，不必遠送，傳旨立刻起程。但見關中百姓香花燈燭，齊呼千歲。黑王更覺得意揚揚，命眾軍士等共唱凱歌而行。正是：鞭敲金鐙響，口唱凱歌回。

一路上曉行夜宿，秋毫無犯。不到一句已離王都不遠，早有朝中那些文武百官探聽得黑王得勝班師，便一齊出郭跪在路旁迎接。口稱：「微臣等未知千歲駕回，未得遠迎，罪該萬死，遠望千歲恕罪。」黑王見了笑迷迷地道：「卿等何罪之有？各賜平身，相隨寡人回朝。」說畢，文武等便簇擁著黑王同進王城，至午門下馬。黑王升殿受賀已畢，便將焦豹、鐵元等一眾將官均封侯爵，惟王伯超封為鎮國公，其餘在朝文武，盡行加升三級。

各官謝恩後，黑王因記念新妃，急欲回宮，故封賞之後也不過於耽擱，立即駕退回宮。到了宮門之內，早有王妃帶著各宮嬪等迎將出來。黑王認是阿芙蓉公主亦在其內，不意近前細視，各人均在，惟阿芙蓉不見。不覺心中驚疑不定，也不暇與王妃細敘寒暄，便問新妃何在。王妃道：「且請大王進宮，再當細奏。」黑王只得與王妃等挽手進內。至正宮中坐定，王妃與眾宮嬪上前朝見了，便啟奏道：「自大王出征之後，新妃眠食無心，日形困頓。曾召太醫看視，說是七情所感之症，一時難以即愈，須待大王駕返，自然漸漸的復原了。小童因想，新妃與大王正在新婚之際，大王即行遠出，莫怪她慳慳成疾了。所以今日不能出來迎接。如今若知大王得勝歸來，諒她的病自可即日痊癒，少頃可請大王龍駕一往。」道言未絕，黑王吃驚道：「原來有這般的事，倒是寡人害了她也。」說罷立起身來要走。王妃道：「小童已經吩咐御廚備辦豐盛筵席，與大王洗塵，請大王飲過三杯，再去不遲。」黑王道：「此刻雖有龍肝鳳髓，寡人也難下咽，且去看了再來飲宴吧。」說畢，也不叫人前去通報，也不排駕，竟自匆匆的走去。

走到那裡，早有宮監等看見，即忙進去通報。原來公主這幾日之中，只因思念國家，時時悲恨，以致茶飯無心，惟望黑王永歸來，方稱其意。何曾有一絲記掛著黑王的念頭？後來耳中漸漸聽得有人說她是個相思之症，暗中雖是好笑，卻不肯定要辯明，樂得安安逸逸的，將機就機在宮靜養。所以黑王班師，她竟沒有知道。今日聽說黑王已回，特地前來看視，心中倒覺突突的跳個不止，只得勉強起身，叫宮娥等扶著走出宮來接駕。剛欲跪下，黑王見她果然瘦了好些，連忙止住道：「新妃不必行禮，寡人才得回宮，聞你因思念寡人致生疾病，故此前來看視。蒙你出迎，已是勞動了，怎麼還要行禮？快快進去，不要受了風寒。」阿芙蓉聽他這一番說話，頗有惜玉憐香之意，樂得借此裝出病容，以免晚間纏擾。想定主意，便慢慢地應了一聲：「領旨！」宮娥扶著同黑王進宮坐定，假意喘息不止，停了一回方說道：「賤妾自蒙大王恩寵，方期永侍衾綢，不意運乖福薄，竟為造化小兒所苦。而且夜夢不祥，自分即日歸天，難見大王之面。哪裡曉得天從人願，竟能與大王相見，這便是賤妾萬千之幸了。不知大王出征勝負如何？」黑王便將得勝的情由逐一說知，又安慰了她一番，想要過去溫存。哪裡曉得走近公主身邊，剛欲把手搭上香肩，手上已是針刺一般的疼痛，竟與前番無二。不覺大疑，只得把手縮了開去問道：「新妃身上所穿之衣，莫非有什麼怪氣？為何寡人近身，便覺手掌生痛，這是何說？」